

第二章 理論與命題

本章探討的是貫串本論文的兩組概念：權力與霸權。筆者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嘗試統整與討論第一章中提及的文獻，透過比較與汲取，推論出國際關係中霸權與權力的重要現象。寫作本章的目的在提供一個衡量英美兩國崛起歷史的基礎（而這也是本論文主要的工作）。可能的話，這個推論出來的假設將得以提供一個觀察霸權崛起歷史的框架。

基於上述目的，本章的安排如下：在第一節中筆者首先探討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權力理論，主要包括摩根索的權力理論與奈伊所提出的柔性權力；第二節筆者則將轉向探討幾個與霸權相關的理論，它們包括權力轉移理論、霸權穩定論以及長週期理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的細部內涵已經在本論文的第一章第三節中討論完畢，因此於本章不做贅述，僅針對與本論文相關的幾個概念進行比較與商榷。

第三節則是對霸權與權力理論的整理。筆者將以前述的幾組概念為基礎，推論出霸權與權力現象的幾項命題。最後筆者並附上小結，作為本章的初步結論。



第一節 再探權力理論

筆者在第一章的文獻部份已初步說明與權力理論的具體內容。主要談及的包括摩根索的權力理論與奈伊的柔性權力。以下是筆者對兩種理論重要內容¹的綜合觀察：

- 一、在摩根索的定義中，權力是一種控制與影響他人(國)的能力，但權力不同於武力，它也不只是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權力可因是否具備合法性而被進一步區分。
- 二、摩根索對權力的探討是一個總體性的觀察，因此他提出九種國家權力的要素，目的在建立一個分析國家權力的清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索對國家道德與外交能力的討論。
- 三、奈伊提出「柔性權力」的概念，指出權力的兩種面向：剛性與柔性、強制與吸引。一國的柔性權力來自文化、價值與其外交政策(或制度)，不同於傳統觀察國家權力時，以軍事、經濟與科技等面向來衡量。
- 四、奈伊認為柔性權力將會因為世界走向互賴與全球化資訊時代的來臨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在上述世界趨勢下，國家使用武力等剛性權力將越來越困難。

根據上述幾項要點，筆者找出以下四點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權力影響力區隔難

摩根索對權力的定義包括「對他人的影響」，然而他卻對權力與影響力進行區分，使得兩者的概念上充滿模糊。他一方面說明權力可以是一種控制，但也可以是一種影響，然而卻又說明權力不同於影響力，因為「影響力」不具有強制性，可能僅是一種勸說。然而若根據他的定義，提出對權力與影響力進行區分似乎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不可能一方權力的持有或運用對他者不產生影響。

奈伊提出柔性權力以區分剛性權力，而且他也提及影響力的概念。在他的定義中，柔性權力不是一種影響力，然而之後又說明柔性權力是一種對他國的吸引力。如何有一種力量是不對他國產生影響，而又被視為是一種力量的？奈伊對柔性權力與影響力的區分似乎與摩根索相同，導致其概念越來越模糊。

¹ 這些內容都已在第一章文獻與定義部份做完整的探討，因此本處不再加注來源。關於這些要點的來源請參考第一章的注腳。

柔性剛性區隔困難²

根據奈伊的定義，柔性權力是對剛性權力的一種區隔，而區隔這兩種力量將顯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全球化的時代下，國家的互賴增加，剛性權力愈來愈難以操作。³然而奈伊是否忽略了「柔性權力與剛性權力的關聯性」？根據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論述「一國的柔性權力之所以為權力是以剛性權力為基礎的結果。」⁴倘若杭廷頓的論述為真，一國擁有剛性權力是柔性權力來源的基礎，那麼柔性與剛性權力就變成了一體兩面之事。事實上筆者重新檢視摩根索所提出的幾項國家權力要素，發現在他的分析中早已涵蓋「國家道德、外交能力、國家素質」幾項在當代被視為柔性權力的來源。奈依自己也曾提出「資訊科技與文化是柔性權力的來源」，如此一來科技力量既可以是剛性權力，也可以是柔性權力⁵，兩種力量顯然難以區分。

操作方式未能說明

這是奈伊提出柔性權力概念中最受批評的部分，卻也是本研究最為核心的部分。杭廷頓強調「一國的柔性權力之所以為權力是以剛性權力為基礎。」的論述往往使柔性權力落於附屬地位，柔性權力因此也被視為「難以操作的工具」⁶，相較之下奈伊將柔性權力作為一種達成外交目的的工具，因為他強調「柔性權力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資訊時代下愈來愈高」，而且「軍事力量愈來愈難以操作」⁷。權力當然可以是一種工具也可以是目的，然而當奈伊分析「柔性權力的來源」時，未能提出這些柔性權力來源如何轉化為可供使用的工具，這可能是造成柔性權力來源被誤用而邊陲化的一種原因。

² 這個概念的提出源自淡江大學戰略所林中斌教授。他指出，柔性權力雖然一看就懂，但概念顯然不夠清晰。他更指出，其實柔性或剛性權力是一體兩面，其概念如同中國道家或孫武兵法的「奇正」、「虛實」等二元論。所以他提出「非軍事工具」這個概念，相較於柔性權力的概念，他的範圍更為清晰。2006, 02, 22.

³ Nye, *Soft Power*, pp. 11-25.

⁴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 1996), 92.

⁵ 科技也被吉爾平視為霸權權力的一種來源。雖然吉爾平並未探討這種權力是柔性的還是剛性的但從吉爾平區隔「威望」與權力的角度來看，吉爾平較可能將科技力量視為硬性權力的範疇。相較於奈伊將科技力量放在柔性權力來源的範圍中，科技力量的地位變得模糊。

⁶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92. 國內碩博士論文對柔性權力的研究目前較為缺乏。以關鍵字「柔性權力」搜尋國內的碩博士論文時發現以柔性權力為研究焦點的論文至 95 學年度為止僅有兩篇。一為八十八學年度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蕭瑞山同學的「德國柔性權力之研究」，另一篇為九十五學年度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班國關組李瀚洋同學的「柔性權力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前者將柔性權力視為「文化與認知」，後者則分析美國兩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柔性權力的消長，並得到「柔性權力是剛性權力的副產品」的結論。這兩篇論文都低估了柔性權力的操作性與力量。

⁷ Nye, *Soft Power*, 11-25.

案例缺乏歷史縱深

事實上最後一項批評是兩位學者權力理論中最大的不足，也是本研究的起點與價值所在。奈伊提出柔性權力的背景為九〇年代，而摩根索則在核武擴張的冷戰時期強調國家權力的特質與重要性。兩位學者主要關注的對象都是美國（這種現象理所當然，也很容易得到理解），並以美國為其理論的訴求對象，如此一來將使權力理論缺乏歷史的縱深。奈伊在 2004 年出版的柔性權力一書中另闢專章探討他國的柔性權力，然而他的探討也暴露相同的問題。正如筆者在研究動機一處所提，全球化或文明衝突的現象並不是歷史首見，而奈伊定義下的柔性權力也並非首見於美國，如此「全球化時代中的柔性權力將變得越來越重要」⁸的呼籲或許唯有透過歷史的驗證才能被證明。

根據上述四項分析重新組織權力理論的框架，並提供歷史案例的檢測變得重要。摩根索提出分析權力的清單；奈伊區隔權力為剛性與柔性，並強調文化或價值可以是一國的權力來源。欲分析一國的權力時，兩種理論不僅缺一不可，而且必須互為參考，因為過度強調奈伊對權力的分類將使我們對權力的分析流為片斷，但缺乏對權力的分類將使我們欠缺分析權力特質的標準。

待下一節對霸權理論的分析完畢後，筆者將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以推論出更為細緻的權力理論，然而在進入對歷史案例的探討之前，筆者將以同樣的模式分析另一組概念：霸權。

⁸ Nye, *Soft Power*, 11.

第二節 再探霸權理論

霸權研究是本論文另一項重要的範圍。筆者同樣在第一章中討論過一些霸權理論，它們分別是權力轉移理論、霸權穩定論與長週期理論。以下是這些理論與本論文相關的重要內容：

- 一、雖然名稱不同，但這些學者的認知中這些分析對象都不出霸權或強權。其中摩達斯基更以「領導強權」稱呼他所分析的國家（包括葡萄牙、荷蘭、英國與美國），他所指涉的既不是筆者定義下的霸權，也不同於一般的強權定義（因為這些強權國家具有領導意涵）。顯然缺乏對霸權或強權的定義是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
- 二、三種理論強調的面向不同：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權力的變動為主要分析焦點，並認為這是分析國際戰爭發生的一種指標；霸權穩定論與長週期理論強調國際關係中的「霸權」週期與規律，唯後者以數學模型為工具，尋求這些戰爭週期在西方歷史中的一般性。
- 三、各項理論所強調的霸權權力依據有所不同：歐干斯吉強調工業的重要性；吉爾平除了軍事、經濟與科技之外更強調霸權合法性的來源：威望。其它長週期理論學者例如摩達斯基強調霸權的軍事力量，高德斯坦則加上對經濟週期的探討。
- 四、三項理論更關鍵的共通性在於：三者皆以權力作為衡量強權（或霸權）的核心，並隱涵霸權帶來國際和平，缺乏霸權則將引發國際戰爭。

筆者同樣基於對上述霸權理論的理解，提出這些霸權理論內容中，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內容⁹：

⁹ 許多學者已經提出對霸權理論的批評，其中尤以霸權穩定論為最，因為它建立了霸權與穩定的因果關係。比方 Spiezio 就曾以賽局模型檢測英國霸權的存在是否真的代表國際體系的穩定，結果是兩者並不相關。另外 Strange 也提出具體數據說明霸權並不一定象徵國際經濟建制的存在，這說明了霸權與維持國際體系穩定的「建制」並沒有關聯性。另外，對這些霸權理論主要的批評包括：過於強調霸權中心的歷史、所言「穩定」並非真正存在的事實以及霸權概念模糊等。請參考：Edward K. Spiezio, "British Hegemony and Major Power War, 1815-1939: An Empirical Test of Gilpin's Model of Hegemon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4 (June, 1990). 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4 (Autumn, 1990). 該文由於發表時間最晚近，所以是對霸權穩定論與相關的批判最為完整的回顧，其中最特殊的是對霸權穩定的方法論所進行的批判。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Autumn, 1987). 本文除了駁斥美國霸權衰退的論述，也對霸權做為自由經濟建制的保護者提出質疑。Helen Milner and Jack Snyder,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4 (Autumn, 1988). 是針對上文所提出的質疑與回應；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4 (Autumn, 1985) 針對霸權提供公共財的論述提出挑戰。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 (Spring, 1987). 本文是針對霸權週期理論最為

霸權動力交代不清

不論長週期理論、霸權穩定論或權力轉移理論，三者對「霸權與戰爭動力」的關聯性或各執一詞，或不夠清晰。歐干斯吉強調科技與霸權轉移的關聯，摩達斯基強調霸權興衰中的三種動力（軍事、科技與經濟）。吉爾平繼續摩達斯基的論述並將建制的概念視為穩定的象徵，而高德斯坦則加入經濟波段解釋戰爭的爆發。這些不同的解讀各自陷入不同的問題中：單一決定論顯得過份決斷，而給予較為寬廣動力卻交代不清。從摩達斯基到吉爾平都以列舉的方式提出三種霸權權力來源：軍事、經濟、科技，然而他所陳述的三種權力來源關聯性又為何？高德斯坦雖補充了經濟面向的歷史，然而他又強調科技對經濟的影響，顯然他又陷入經濟、科技的關聯難以釐清的困難中。究竟霸權、軍事力量、經濟與科技的因果關係為何？

歷史週期缺乏動態

三種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週期或循環史觀，而爭議之處只在驅動週期的要素上（都是權力但面向不同）。為了強調霸權歷史的週期性，三位學者都犧牲了對不同週期中對時空條件的分析，然而對時間與空間的分析與比較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這些分析一方面更貼近霸權現象的事實，另一方面又使這些循環（或週期）缺乏動態性。一個不斷循環的歷史並不代表沒有向前邁進，過度強調對週期理論的建立將會趨於僵化而喪失對人類歷史分析的動態性。

威望概念模糊不明

吉爾平對霸權與體系穩定之間因果關係的陳述，以及霸權提供公共財的動機，使他不得不提出「威望」的概念，並以此作為霸權維持體系穩定的一種操作性限制與條件。¹⁰歐干斯吉強調領導強權必須具有號召各國、組織各國的領導力量才可以符合領導強權的要求。然而，「威望」與「號召力」的概念都顯得模糊。這兩種概念與其所論述的權力，其關係又為何？威望或號召力如何取得，如何喪失？威望或號召力對霸權真正的作用是什麼？又究竟權力與「威望」、「領導力」與「號召」之間的關係為何？學者們顯然尚未解決這些問題。¹¹

完整的理論整理與批評，他指出，不論何種因素與歷史的週期有關，這些理論都流於武斷。

¹⁰ 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4 (Autumn, 1990).

¹¹ 關於威望與霸權穩定的關係，James E. Alt, Randall L. Calvert 與 Brian D. Humes 曾以賽局模型檢測。該研究的結果顯示霸權必須運用威望作為穩定體系的工具，因為威望可以減低成本，然而

意圖力量混為一談

這項批評主要針對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霸權挑戰者的「意圖」與「力量」被混為一談。霸權理論都強調當霸權逐漸喪失其權力，也就是霸權的相對權力喪失時，體系內的挑戰者將會挑戰現存的霸權。另外，吉爾平更強調當霸權不足以提供公共財時，其他國家將對既存的霸權國進行挑戰。然而這種論述僅強調霸權挑戰者的力量，並未把挑戰者的意圖與霸權的特性列入考慮¹²。吉爾平為了將意圖一項納入考慮而提出「威望」的概念，然而這又模糊了他先前分析權力而提出「提供公共財」的這項命題。究竟一個霸權遭受挑戰的原因是威望喪失還是未能提供公共財？吉爾平的理論顯然沒能清楚說明，而其他霸權理論卻又顯得不足。

英國歷史引喻失意

霸權理論對英國霸權歷史的解釋顯然有其侷限性。¹³在吉爾平的定義中，英國真正作為霸權的時間為 1849 年至 1880 年，在這段時間內英國維持了歐洲的自由貿易體系。¹⁴根據摩達斯基的論述，1688 到 1792 年，才是英國作為領導強權的期間。然而根據其他學者如甘迺迪的說明，德國與法國在 1870 年以前就已追上英國的工業、軍事與經濟能力。倘若吉爾平的論述為真，何以自 1870 年至 1880 年英國仍能繼續維持其自由貿易體系？倘若摩達斯基的論述才是正確的，為何英國霸權僅維持到 1792 年而非 1870 年？又倘若這三位學者對英國歷史的論述都是真的，是否因為分析面向不同而產生不同結果？還是其實是因為別的因素是他們都沒有指出，卻是英國霸權維繫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霸權理論對霸權現象採取解釋或歸納，然而它們往往因為側重某一面向而偏離真實。一項理論的提出，其目的在更具象地描繪、解釋與預測人類社會，如何重組這些概念更清晰地描述與分析霸權的歷史與權力現象，將是筆者的目標。

霸權為了維持其威望，必須採取混合策略才能作用；此外該研究也指出在霸權穩定體系中，威望的運用的確成為該賽局的納許均衡點。參見：James E. Alt, Randall L. Calvert and Brian D. Humes, "Reputation and Hegemonic Stability: A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2 (June, 1988). 然而本研究並未解決威望如何取得的問題，而這也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之一。

¹² 上述質疑由 Duncan Snidal 提出，即他國對霸權的認知問題。他指出，霸權可能區分為良善的 (benevolent) 與壓迫的 (coercive) 兩種；，這種區分來自於體系內他國對霸權的認知；此外體系內國家的大小 (size) 也對認知產生影響。可參見：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Autumn, 1985).

¹³ 相同的質疑也由 Bruce Russett 所提出。不過他所強調的是 Gilpin 以 GNP 或軍事支出作為評估英國是十九世紀霸權的論述。就 Russett 的論述，英國在十九世紀是否被視為一個霸權是受到質疑的。請參見：Bruce Russett, "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2 (Spring, 1985).

¹⁴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135-144.

第三節 研究命題

本節是對國際關係理論中權力與霸權理論的重構。基於筆者對現有兩組理論內容的理解，這些學者在解釋國際關係時（不論從霸權週期或權力研究的角度來看），陷入以下這一個共同的問題：過度切割或強調他們所觀察到的分析面向。摩根索視權力為國際關係的核心議題；奈伊忽略摩根索分析國家權力時曾提及的「外交政策、合法性」，而將柔性權力視為一種他所獨創的、不同於剛性權力的一種「作為資訊時代工具」的新興力量。雖然這使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分析變得更為細緻，但這也使權力的概念變得更為瑣碎而分裂。

就霸權現象而言，不論吉爾平、歐干斯吉或其他長週期理論學者，都將眼光置於霸權所創造出的「週期」現象，而這些週期或許基於科技、或許基於經濟，構成具循環性的世界歷史。這些研究以單一因素解釋國際關係史，並致力於「規律」的追求，在描述、解釋與預測真實世界將出現困難。

更重要的是，若我們檢視「以權力面向觀察霸權」的著作，不難發現文化、價值或外交政策等柔性權力來源往往不如經濟或軍事等面向受到重視。例如保羅甘乃迪的「霸權興衰史」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以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為軸線，描述霸權興衰的世界歷史¹⁵，雖然宏觀卻仍然忽略文化等柔性權力面向。不論造成這種現象原因為何，這些霸權分析顯得無法跟上需求或不夠周全。

再從柔性權力的角度來看，奈伊的柔性權力研究僅止於當代各國，而其研究尤其以美國為核心。奈伊將柔性權力視為美國面對「全球化與資訊時代挑戰的工具」，而掌握該工具的美國「勢必領導」，因為柔性權力是「在世界政治中獲得成功的工具」¹⁶，柔性權力因此被狹隘地解讀為屬於美國時代的新興產物。

柔性權力雖然是一個新的名詞，但從它的內涵上來看（文化、價值與政策），它絕對不是美國的專利，相反地它更有可能是歷史上的霸權可能擁有的共同現象，也因此**驗證柔性權力歷史縱深**變得至關重要。從一方面而言柔性權力概念可以作為分析霸權的另一種面向；另一方面從霸權歷史驗證柔性權力也有助於我們釐清權力概念。

以下筆者將從**各項權力來源的特性與關係**，以及**權力和霸權的關聯性**等面向推論出分析國際關係的假設（或命題，proposition）。待這項命題建立後，筆者將

¹⁵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在中文版譯名上與西文有所落差。該書的英文名稱為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然而該書的中文版本標題被譯為**霸權興衰史：1500年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張春柏等譯，五南出版社版本）。保羅甘乃迪分析的是強權(great powers)而非霸權(hegemon)。保羅甘乃迪分析的強權超過十個，但它們並不是筆者定義下的霸權。

¹⁶ 這些都是奈伊討論柔性權力概念的專書名稱。關於這些文獻的詳細資料，請參考第一章註腳36。

於後續章節進一步以英美崛起的歷史檢證這項命題。

權力來源的特性與關係

筆者在第一章相關文獻、架構與途徑中已經說明用以觀察霸權的六項權力來源，包括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價值與政策。若根據奈伊對權力來源的分類，它們可以被區分為剛性與柔性兩大類。另一方面，根據他的定義，剛性權力是「強制他國的能力」，而柔性權力則是「吸引他國的能力」，如此一來各項權力的分類可以下表看出：

奈伊對權力的定義：

	軍事	文化、價值、制度	經濟、科技
定義	剛性權力	柔性權力	模糊不清 ¹⁷
來源	強制他國的能力	吸引他國的能力	吸引或強制

從來源將權力分為兩類有助於我們分析一國的權力狀態，但是這項分類標準與其定義卻有其矛盾之處，例如奈伊一方面認為經濟力量可能展現出「強制」的特質，因此不應該被視為柔性權力的來源¹⁸，另一方面在衡量一國柔性權力時，又不可避免地將經濟與科技力量列入討論。¹⁹ 如此一來以權力來源來區分權力是不妥當的，因為經濟或科技力量有時也具有吸引他國的作用，反之被奈伊視為吸引力的制度也有可能形成一種壓迫性的力量。我們因此有必要拋開奈伊對權力的分類方式，重新分類權力，而這項任務得進一步從權力的特性來觀察。

權力特性

以下筆者從傳播速度、投射能力與作用等特性歸類六項權力來源，並回歸兩種權力的重要區隔：強制或吸引的能力開始。下面是各項分類的標準²⁰：

1. 傳播速度：快或慢

¹⁷ 奈伊一方面將「文化、價值與政策」視為柔性權力，另一方面又將科技力量視為柔性權力的一環，相對而言其他學者例如吉爾平則將科技視為剛性權力來源的一環，這使得科技的位置變得模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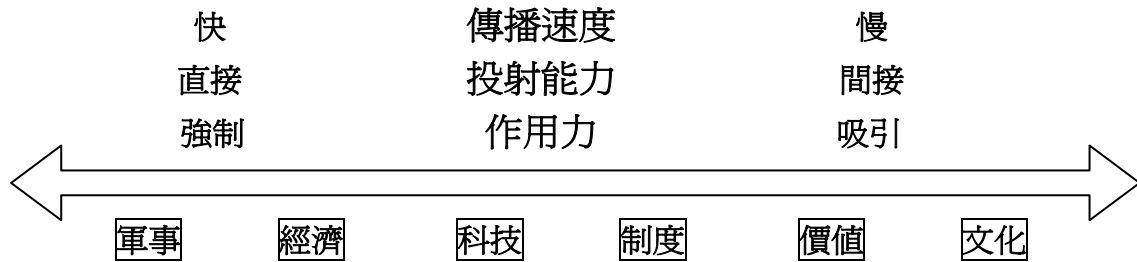
¹⁸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¹⁹ *Ibid.*, ch.3.

²⁰ 這些分類標準是一種相對性的區隔。在實際的情況下，各項權力來源因為這種相對性而形成一種光譜(spectrum)。筆者在此採取二分法的目的在明確地歸納權力來源。

2. 投射能力：直接或間接
3. 作用：對他國產生強制或吸引

六項權力來源依據上述分類標準被重新排列後得到以下的權力光譜²¹：
 從上述三項標準重新排列權力光譜：
 由特性形成的權力來源光譜：



六項權力來源中，軍事力量最具強制力，屬於剛性權力的來源範疇；居中的是奈伊無法清楚歸類的經濟與科技力量，最不具強制力的則是制度、價值與文化等權力來源。

為了分析方便，筆者仍以上述權力來源特性做出以下對六種權力來源的分類：

以權力來源特性歸納的兩種權力：

	剛性權力	中性權力	柔性權力
定義	強制他國的能力	同時兼具兩種特性	吸引他國的能力
來源	軍事	經濟與科技	制度、文化與價值
傳播速度	快	次之	慢
投射能力	直接	次之	間接
作用	強制力	兼具	吸引力

六項權力來源中，軍事因為具有強制力的特點而被置於**剛性權力**的範疇中。制度、文化與價值則相對地被視為**柔性權力**的來源，因為在一國崛起的過程中，這些權力來源的增加往往形成一種吸引力。至於經濟與科技，由於兩者的特性較不明顯，而它們更兼具強制與吸引兩種作用特質，因此被歸類於中央，筆者稱之為**中性權力**。這項分類標準與奈伊定義下柔性權力的範圍有所區隔。

以下筆者將以上述分類方式分別檢證英美兩國崛起歷史中的權力現象。

²¹ 光譜的排列感謝政大外交所碩士班余孟樺同學的意見提供。

權力關係

第二項討論權力理論的命題奠基於分析各種權力的相互關係。不論剛性、中性與柔性權力都可用來衡量一國的崛起，但它們的相互關係卻未被奈伊進一步討論。奈伊對柔性權力概念的鼓吹建立於「全球化與資訊時代來臨」、「軍事力量使用越來越不易」等觀察，然而他忽略了剛性權力往往是衡量一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關鍵，沒有國家會放棄對剛性權力的追求。由此看來，同時追求各項權力成爲各國最有可能的選項，而研究三種權力的相互關係就變得更有實質意義。

倘若剛性權力是一國崛起或衰退與否的基礎，而中性權力（經濟與科技）與柔性權力的來源又與軍事力量密不可分，則三者在一國崛起的累積現象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另一方面，軍事力量的特性：強制力卻又如奈伊所言，將耗損一國對他國的吸引力（而這也是美國霸權的困境一書的核心概念之一），這就造成了該國柔性權力的喪失。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出三種權力當中，剛性與柔性權力的關係既相生又相剋。從各項權力來源細部分析，則軍事力量與其他權力來源相輔相成；從兩組權力整體而言，剛性權力所造成的強制力又將消耗其柔性權力，如此則造成兩種權力相剋的現象。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三種權力的關係密不可分，這種現象也是我們分析一個霸權時，無法切割三種權力（或各項權力來源）的原因。

上述兩組推論我們歸納出關於權力理論的一項命題：剛性權力的特性是強制；柔性權力的特性是吸引。剛性權力傳播速度快、投射能力直接；反之後者傳播速度慢、投射能力間接。兩種權力關係密切，既相生又相剋。下表是更爲清晰的說明：

對兩種權力的推論：

	剛性權力	柔性權力
定義	強制他國的能力	吸引他國的能力
來源	軍事	文化、價值、制度
傳播速度	快	慢
投射能力	直接	間接
作用	強制力	吸引力
關係	同爲霸權的基礎，但過度使用軍事力量往往損害柔性權力	

筆者對各國權力來源的分析將涵蓋三種權力，但在各種權力關係的探討中，

筆者將把重心置於剛性與柔性權力兩者的關係上。以下筆者將透過討論霸權與兩種權力的關連性提出本論文的第二項命題。

權力對霸權的作用

剛性與柔性權力的特性互異、關係密切，對一國而言，其作用上也有強制與吸引的分別。由於本論文探討的是歷史中的霸權現象，因此本段的作用即是在更細緻地檢視權力對霸權的作用。

如此筆者就必須回顧霸權的定義。在本論文中，霸權的定義是：

某一體系中（可能是區域也可能是全球，隨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範疇）權力最大的那一個強權，而這個國家在該體系中扮演體系維持者的角色。

霸權是某一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它必然擁有最大的權力（不論從何種權力來源來看），但光有最大的權力並不足以它成為霸權。霸權之所以為霸權，是因為它擁有維持國際體系的能力，這項能力不只是強制力，更是由他國所認定的「合法性」所塑造出來的。柔性權力足以帶來具吸引力的威望，該威望如同吉爾平所言，是「維持體系穩定合法性」的來源。²²

值得進一步釐清的是，兩種權力雖然對任何國家都有其作用，但它們對霸權國家的重要性又更顯著。因為一個霸權在崛起過程中，**柔性權力增加越多，維持體系就越容易**。這是本研究的第二項命題，也是後續作為檢證英美霸權崛起歷史的基礎。

在本節中筆者以霸權與權力理論為基礎，推論出得以補充上述理論不足的三項命題。透過這些命題，筆者得以獲得一個框架觀察歷史霸權：英國與美國的崛起現象。第三章即是對兩國崛起現象的觀察與分析。

²²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0-31.

第四節 小結：以全新視角檢視霸權

本節的寫作目的有二，一是提出一些問題以探討與本論文相關的霸權與權力理論；二是以這些理論為基礎，推論出屬於國際關係理論的三項命題。這些命題分別是：

- 一、剛性權力的來源是軍事，其特性是強制；柔性權力的來源為文化、價值與制度，其特性是吸引；經濟與科技力量居中，特性兼具。
- 二、剛性與柔性權力關係密切，相生相剋。
- 三、一個霸權在崛起過程中，柔性權力增加越多，維持體系就越容易。

筆者將以上述命題為框架，於第三章中檢視英國與美國兩組霸權的崛起歷史。

